

边缘群体之再边缘化： “乞丐”媒体再现的边缘话语分析*

姚晓东 李春宇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作为弱势群体,乞丐的边缘化地位与媒体再现紧密关联。本文借助边缘话语分析视角,通过分析由于媒体叙事话题聚焦偏颇而造成对这一边缘群体的再边缘化效应,揭示相关话语底层蕴含的意识形态立场。研究发现,媒体话语承载着叙事立场建构和人际关系的联结与分化功能;对乞丐的媒体再现,在偏离宏大叙事、关注边缘群体的同时,由于聚焦行乞者的负面行为而再度边缘化了这一差异群体。研究在呼吁相关话语产制方关注社会责任的同时,倡导话语分析者借助分析实践介入公共社会事务管理。

关键词:边缘话语分析 “乞丐”;媒体再现;再情景化;再边缘化

DOI:10.13458/j.cnki.flatt.004490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8)03-0039-08

1. 引言

先前从话语分析视角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群体以及对媒体身份表征的积极话语分析,揭示社会角色再现背后的心理、道德动因及其对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积极影响(唐青叶,2008,2012;王玲,2013;朱永生,2010)。边缘话语分析意在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和身份协商(丁建新,2010;姚晓东,秦亚勋,2016),但这一话语实践在倡导关注社会现实、引发积极改变的同时,应当注意因媒体聚焦不当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把本已属于弱势的群体再次边缘化。本文基于媒体对有关乞讨活动的再情景化,借助边缘话语分析视角揭示这一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审视媒体再现的反拨效应,进而凸显话语分析者的社会责任。

2. 边缘话语分析

边缘群体是游离于社会中心之外、被社会选择所遗忘、排斥和忽视的人群,他们与所谓的“主流人群”不同。“中心”则是社会的“核心象征、价值与信仰,是社会集体认同感的焦点,负载着神圣的性质”(丁建新,沈文静,2013:7)。基于这一差异群体所产制的相关话语即为边缘话语。主流或中心话语借助标签化和污名化手段把边缘人群塑造成偏常的“他者”,进而构筑一系列的隐性二元对立,评判差异群体活动的“合法性”并以此维持当下的主流话语秩序。

从批评话语分析延展而来的“边缘话语分析”(丁建新,2010),旨在借助分析相关话语

*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18RW20)和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情感表达型交际的人际语用学研究”(项目编号:16YJC74006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姚晓东,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用学,语篇分析;李春宇,本科生,研究方向:语用学。第一作者邮箱:yaoxdd@126.com

的意义生成过程与反拨效应,解析话语背后的态度立场与叙事动机,“打通话语批评与文化批评间的阻隔与断裂,关注话语和文化的平等,照亮夹缝与边缘,消解‘中心/边缘’、‘主流/非主流’等二元对立”(丁建新 沈文静,2013:9,12)。这一社会实践关注边缘弱势群体,以话语分析为手段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并引发社会变革;它与积极话语分析都强调话语分析“对社会世界的潜在影响”(Macgilchrist,2007:74),体现了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在凸显话语的生产性与解放力量的同时倡导话语分析干预公共事务,指引变革之道(Martin,2013;Scollon,2008;朱永生,2010)。

媒体话语中的边缘叙事可以通过关注小人物、小地方,“修正、改写、打破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文化代码”(赵胜杰,2015:57),以反宏大叙事的姿态挑战主流话语秩序,实现去中心化进而达至新的权力角色分配,引发关注并烛照边缘。作为主流话语的补充,边缘话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单一主体叙事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以边缘的声音动摇其绝对中心地位,呈现多元共存图景的同时影响公众对相关话语的解读,在中心与边缘的碰撞和对话中引发思考和改变。

3. 媒体再现中的乞讨边缘群体塑造

边缘话语偏离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为公众呈现更加多元的社会样态进而引发社会关注,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特定修辞情势下,如果边缘叙事聚焦不当或视角偏颇,其反拨效应可能出人预料甚至适得其反。在首都房价居高不下、工薪阶层难以安身立命且几近沦为“房奴”的大背景下,各大媒体把假扮残疾的乞丐在京购置两套房产的事件公之于众并大肆渲染,此类话语在焦点化这一特定群体的同时使其备受舆论拷问,把本属边缘的群体再次边缘化。虽然乞丐的失语可能让公众对媒体叙事的真实性心生疑虑,但这一再现方式客观上加剧了对行乞者的边缘化效应。

3.1 乞丐的历时演变及生态观照

传统上,乞丐以艰难的生存境遇博得民众的同情,也因偏常的生存方式被标签化为差异群体或边缘人群;他们落难为丐实属无奈,对自身状态心怀愧疚而非心甘情愿或至少不以之为荣。随着时间的推移,沿街乞讨已从过去的存活手段演化为当前媒体话语和大众认知中的“职业”和“生意”,讨要之物也由食物转变为钱财,行乞者从老弱病残到青壮之人及“职业骗子”,不一而足。

过去,乞讨被称作“化”,行乞方式以说唱为主。乞丐的称谓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上古文字中最早是单音词,“乞”在金文中意为“乞求、求讨”,同时可指“给予”。“丐”在甲骨卜辞中作向神灵乞求的祭祀用语,也作“给予”讲^①。从汉代开始,乞、丐合成一词,仍保留“乞求”和“给予”两种意思。宋代以降,“乞丐”用来称呼讨饭之人,《朱子语类》、《太平广记》将乞丐与马医、酒保、佣作及人贩子相提并论。据《孟子》、《吕氏春秋》、《列子》、《后汉书》、《桂苑丛谈》等记载,宋代之前对讨饭之人的称呼有“乞人”、“丐”、“丐人”、“乞索儿”等。这些称谓宋代以后继续沿用,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代以乞讨求食为生的特殊群体称为“乞儿”、“乞棍”、“乞婆”、“花子”、“叫花子”,对



乞丐管理的制度化也间接承认乞讨的职业化。政府将乞丐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选立丐头,查造丐户牌册,划定各坊乞丐的行乞范围,禁止硬索强讨以约束乞讨行为。同时各坊不得容留外来新丐,一经发现,由官方发放口粮送回原籍;对少壮乞丐则报官遣送原籍,强迫劳动就业。另外,政府还专门设立栖流所安置老幼残病乞丐,严禁散处。

为消除无业游民,晚清政府一方面采取传统赈抚政策,发放“恩赏米石”,收养老弱病残,设立粥厂收留灾荒与战争性无业游民;另一方面采取新措施,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推广工艺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为乞丐流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到了民国,丐帮出现了自发的互助会,群丐选出会长,可到商会请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建立收容所、救助站,采取一系列措施帮扶救助这一群体,但以乞讨为生的个体和组织依然不时出现。一定程度上,乞讨的职业化表明从业者对这一生活方式的接受与认同。这种自我放逐的主体建构使其丧失了公众眼中的自我与主体性。

3.2 乞讨的再情景化及其分化功能

媒体借助修辞手段构筑语篇,对现实进行阐释、加工与重构。此类语篇是对事实的再现或再情景化,并非客观的全景描述,其立场介于事实与读者的主观解读之间,同一事态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图景。读者借助加工后的新闻话语了解“新闻事实”,不同的话语叙事策略、表征形式和语体特征产生特定的施为效应。

“某个社会实践一旦再现,就可以说它被再情景化了”(van Leeuwen, 1993)。这里的“情景”多指广义上的社会情境。在这一过程中,部分话语要素从先前语境中抽离,植入新的情景之中(Wodak, 1999; Andrus, 2011),这是对话语的移位和再定位,也是对话语生产场域的再定位,更是对附着于特定场域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移位和再定位(赵芃, 田海龙, 2013: 2)。这一动态的生产过程和带有自省特征的主动转化过程涉及意识形态与权力等非话语因素。

媒体对“乞丐村”的再现就是对乞讨行为的再情景化,传递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立场态度。位于北京苹果园地铁站西北侧的金顶山村是著名的乞丐村:

村子分为山上与山下两部分,山下为本地村民,山上是乞丐聚集地。村民把山上的房子、窝棚低价出租,形成了他们称为“西山坡”的乞丐村。这儿离地铁很近,每天早高峰过后,成群结队的乞丐就会进入地铁,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11点多陆续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回到村里。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乞丐村,最多时百余人聚居。

出地铁,沿着七弯八拐的胡同来到金顶山村,山下山上区分明显。一排排低矮的平房七扭八歪地排列在狭窄的道路两边。墙面斑驳,颜色深浅不一,四处是租房信息小广告和劝阻四处扔垃圾的警示语。村里很容易看到平房前晾着的被子和乞讨用的衣服,院子里放着乞讨用的喇叭和音响,路边堆满生活垃圾。西山坡上低矮的小平房被隔成好几间出租,每间200-300不等。(《北京青年报》,2015年5月17日)

文字刻画加上图片展示充分映现了乞讨者的生活状态和形象。这一边缘话语在勾画乞讨者脏乱生活环境的同时,凸显乞讨活动的职业性与常态化,并借助对乞讨道具的呈现把其欺骗性公布于众,媒体人的立场与态度一目了然。同时,山上山下的划分以及“西山

坡”的称谓边界分明,村民和乞丐对其间的界线和活动区域、身份差异具有认知自觉,空间分割体现了对特定区域内主体活动合法性的规训(Benwell & Stokoe, 2006)。这里媒体凸显乞讨者的生存环境,乞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被“他者化”的境遇,同时这一边缘话语也向读者传递了职业乞丐的行骗事实。这种再情景化对相关各方的身份认同和人际关系建构产生了重要作用。

作为谋生手段和生存状态,乞讨本身具有多重指涉性。如何看待和呈现乞讨行为以及乞丐的自我认同具有深刻的社会象征意义,折射出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与伦理取向。自古以来,乞丐以其偏常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境遇被标记为“差异人群”,公众对其态度也很复杂,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与之区别开来:

村里住的乞丐多了,附近上班的人便不愿意到西山坡租房,因为“虽然便宜很多,交通方便,但谁愿意花钱去一个乞丐村里住?”这里的房屋“只能租给这些乞讨的人,价格也上不去。”村民认为乞讨者在时村里显得杂乱,“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住了不少乞丐,从村子去山下买东西,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都怪怪的,觉得自己是乞丐。”随着乞讨者的集体离开,房东虽然失落,但认为还好,“乞丐走了,附近上班的人就会来山上租房。”(《北京青年报》2015年5月17日)

这里,叙述者在主体身份与居住空间之间建立关联,话语承担着关系聚合与分化功能:村民、附近居民在建构彼此身份的同时划定界限,形成隐性对立:我们/他者,本地人/外来者,常态/偏离,高贵/低贱等等。作为污名化的标签,乞丐低人一等,是脏乱差环境的制造者和正常社会秩序的侵入者。村民借助话语的分化力量建构人际意义,拉开自我与乞丐之间的距离,附近的上班族以及山下的村民也通过各自的行为表达了对乞讨者情感上的疏离,体现出话语的“联结与分化”功能(Arundale, 2010)。

4. 主题聚焦与污名化效应

作为社会符号,污名从最初的身体记号变成了道德标签。蒙受污名者处于被“凝视”的状态,接受社会规范的“规训”和评判(Foucault, 1991),其行为合法性面临诸多质疑。他们身陷两难境地:社会在告诉他们是“常人”的同时又时刻提醒其与众不同,划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污名者要了解自身位置,安守本分并遵守社会期待(戈夫曼, 2009: 168-173)。作为丧失主体性的依附性存在和异化的他者,乞丐经历着污名化的精神体验,即被社会文化抛舍的被弃感。外部标签与自身认同随时间的推移而固化,乞讨者逐渐沦为主流群体之外的边缘人。

然而,这一边缘群体却频频出现于公共话语中,以不合社会期待的样态成为媒体宏大叙事之外的关注焦点。在媒体话语中,先前低眉顺眼依靠施舍才能过活的“要饭的”摇身一变成了高收入群体,这一切又基于对施救者同情心的欺骗。巨大反差所造成的情感冲击使公众对乞丐的态度由最初的同情转为鄙弃。在社会历史语境下探寻原因,媒体的再现方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不容低估。近年有关乞讨的话题大多聚焦这一群体的负面行为:以可怜之相博得同情、骗取收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休工时生活舒适奢侈^②,在京购

置房产,假扮残疾行乞时被揭穿,胁迫儿童乞讨等等。此类叙事主题聚焦和夸大化报道所引发的负面评价将这一群体原型化、集体化,不时地把这一边缘的差异人群推向风口浪尖。《北京青年报》在对金顶山乞丐村的报道中写道:

乞讨者在房租上斤斤计较,但房东不知道的是,租客每月的收入远远高于她的租金收入。今年3月,公交总队民警查获一名专门沿地铁乞讨的男子,后者靠假扮腿脚残疾乞讨,已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另一名专门在北京西站乞讨的老汉每月都会到建国门邮局整理成堆的零钱,家人每月能收到1万元。北青报记者采访发现,地铁里的职业乞丐每月挣5千元不是大问题。另外,上海乞丐耻笑地铁巡警说“小民警没资格管我,我每天收入670元,你一个月累死累活才挣多少钱!”(《北京青年报》2015年5月17日)

另有报道称,这位购房者是职业乞丐,进地铁站时行走自如,在厕所换上破旧衣服就成了腿部残疾的乞讨者。目前他已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治安拘留,据他交代“现在5号线就我自己,来一个我就把腿打折一个,所以一个都不敢来”^③。新近,媒体又曝光北京地铁上乞丐胁迫儿童跪地行乞^④。充斥网络和报纸的此类媒体叙事聚焦乞讨者的负面行为,把他们描述成充满欺骗性的“凶残”群体,置于“衣食无忧且满怀优越感”的话语体系中。这一媒体再现的修辞后果为扩大化、普遍化乞讨者的负面行为推波助澜,乞丐成为众矢之的。

另外,管理机构对乞讨行为的范畴化也并非中立。媒体在报道管理方的管制时,再度污名化了这一群体。

2015年4月29日北京市专门成立轨道交通执法大队,主要针对3种违法行为,其中车站车厢内乞讨卖艺被定性为“危害运营安全”,与违规占用高架桥下的空间、派发广告并列。5月1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⑤。条例规定在轨道交通内乞讨卖艺可处以50-1000元的罚款。市交通委法制处处长孙红军表示,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区分处罚标准:法规首先有一个震慑作用,告诉你这个行为不能做。(《京华时报》2015年5月5日)

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把这视为一个新起点^⑥:原来这些规定没有上升到法律,现在以法条的形式明确下来,就有一个公共行为规范。交通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梁建伟表示,执法人员首先会进行劝阻,如乘客拒绝停止违法行为,就按相关规定开具罚单。条例的实施是对北京轨道交通管理法的填补,明确了乘客、运营单位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关责任和义务。(《中国广播网》2015年5月15日)

从去年北京地铁票价上调开始,乞讨者的生意就越来越难做,随着《条例》正式实施,执法队开始严查地铁卖艺乞讨等行为,加上有关部门的定期清理,目前已难以见到乞丐,“乞丐村”将成为历史。(《北京青年报》2015年5月17日)

这里,在轨道交通内乞讨卖艺被称作“生意”,是“危害运营安全的违法行为”,乞讨成了法律条例的“惩处和清理对象”。据北京市轨道交通执法大队队长李海涛反映:五一长假执法人员下到一线,重点监管逃票、乞讨卖艺和损毁公共设施的行为,初步发挥了震慑作用。他说“我刚才看见一个要饭的,看到咱们在这里直接颠了,开始还一瘸一拐的,看到这制服跑的比兔子还快。”报道中,部分不具名的乘客对这一管制措施表达了赞同与支持。

管理方的话语和媒体对乞讨卖艺行为的再现,强化了乞讨群体的负面形象。

2015年8月14日,人民电视网“一说到底”栏目第154期播出专题片“职业乞讨是一种怎样的存在”^⑦。节目指出,从法律的角度看,乞讨并非违法行为。北京、武汉等地还因规定禁止地铁内乞讨而遭到诟病。特邀嘉宾《中国青年报》社评部主任曹林认为,文明社会应该形成如下观念:宁愿宽容职业乞丐,养一些社会懒汉,也不能去封堵职业乞丐,从而误伤一个真正的乞丐,因为乞讨是人生存的最后底线,否则会让它们失去最后的救命稻草。杜绝职业乞讨很难实现,法理上也行不通,因为法律没有禁止把乞讨作为职业这一人民的天然权利。2004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旨在保证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节目播出时全国已建立2000多个救助站,但乞讨者并不买账,很少愿意接受劝说前往救助站。“我不偷不拿,又不犯法”,“去救助站干嘛,这块地方就我自己。有车拉我也不去”。《管理办法》又不能实施强制救助。曹林认为职业乞讨并不一定是坏的,不一定会导致犯罪。他援引欧美的做法,主张把职业乞讨和犯罪分开治理,在提高政府救助能力的同时加大对职业乞讨引发犯罪的打击力度,如组织化的胁迫乞讨和致残等犯罪行为,设法控制危害。面对采访,主张严打的民众居多,他们认为职业乞丐有能力挣钱,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损城市形象,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也有人主张宽松处理,认为严打有难度,可以借助教育让职业乞丐重新获得社会认可,发挥自己的力量。曹林提醒施善者在献爱心的同时提高辨别力,不能以自己同情心助长拐卖儿童、打伤和胁迫受害者乞讨的行为。

结合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对乞丐的刻板印象,上述对乞讨活动的再情景化传递了复杂多元的态度立场,体现了媒体叙事的多重效应。

首先,媒体话语偏离宏大叙事、关注边缘群体的做法引发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思考,促使相关各方寻求因应之道,如政府出台管理条例,建立救助机构,媒体通过采访民众、咨询专家寻求解决途径等。上述努力凸显了社会与媒体对边缘群体的人文关切,具有积极意义:既是对个体生境的关注,又是对社会存在的思考。这一相对于主流话语的“反话语”体现了意义的持续争夺,代表了话语分析的共同观点(Macgilchrist, 2007: 75)。Laclau和Mouffe(1985)曾指出,尽管各种话语试图占据主导/霸权地位,但某一种话语的封闭式完全主导从来都不可能实现。边缘话语正是借助这一“间隙”渗透主流话语,实施“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ave & Wenger, 1991)并逐渐占据中心地位。这一动态反动过程对意义的持续争夺强调了支配与歧见之间的流动性,为其他表征进入主流空间留有余地(Laclau & Mouffe, 1985; Bamberg & Andrews, 2004)。不可否认,对乞讨的职业身份认同这一自我放逐行为使乞丐成为公众眼中的他者。另外管理方的举措也无形中承认,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和社会秩序的不完善形成了同构关系,乞讨现象传递了丰富的社会意义:乞讨活动在扰乱社会秩序、带来安全隐患的同时,更是社会不健康的表征和隐喻。虽然只呈现被管制方对社会秩序的侵扰,管理方的正义以及部分受访民众的评论,乞丐的失语和受访者的匿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媒体再现的信度(Schubert, 2015),但由于“任何表征都不可能是事态的全部呈现”(Bucholtz & Hall, 2005: 605-607),所以从边缘话语分析的视角看,

对这一弱势群体的报道仍不失积极意义。

其次,媒体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在消解既定话语秩序的同时,又污名化了这一差异群体。相关报道更多地聚焦其负面行为,如以乞讨为业进行欺骗,偏离社会期待的奢侈、凶残等,这些偏常行为所引发的质疑和污名化效应改变了公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削弱了对其生存境遇的同情,甚至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再现把个案和个体行为普遍化、放大为群体意象,产生了多重修辞后果:乞讨者的诚信和生命价值遭到拷问,尊严被消解,同时导致施救者产生被愚弄的感觉进而改变态度,还造成对真正需要救助个体的不公正伤害。

最后,对乞讨行为的再情景化凸显执法人员的嘲讽、路人的鄙弃、乞丐造假被揭穿的场景,媒体叙事在呈现事态、反映各方态度的同时隐含传递了自身的评判立场,却忽略了它的修辞后效:相关话语反映执法者的简单粗暴、旁观者的冷漠超然以及乞讨者的可憎,在加速断绝乞丐生路的同时再次边缘化了这一边缘群体。所以媒体在审视乞讨群体的同时把公众和自身推向了遭受批判的一方,因为在后者眼中乞丐是被凝视的与他们不同的偏常者。这一方面表明管控乞讨行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被管控方的污名化抹黑了管理方。这种多声并存的文本空间冲抵着各方行为的合法性,在体现相关话语产制者立场的同时实现着自我消解。因此,媒体报道在呈现乞讨行为的同时应避免因聚焦不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大对生命伦理的关注和弱势群体的人本主义关怀。这正是边缘话语分析的意旨所在:关注边缘,引发改变(丁建新 沈文静,2013)。

5. 结语

作为主流话语中的他者和边缘群体,乞丐在媒体再现中经历着再边缘化的过程,这一再情景化实践在身份关系的结盟与分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职业化使得乞讨行为与从业人员的道德伦理挂钩,民众对这一群体由最初的同情逐渐转向淡漠、对立;另一方面,媒体对乞讨行为的报道在挑战主流叙事、关注边缘的同时,更多地聚焦边缘群体的消极行为,对其持否定态度。虽然媒体报道的是社会事实,但这一话语实践在呈现社会活动和群体关系时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和多声性,在夸大个案、污名化乞讨者的同时再度边缘化了这一弱势群体。话语分析者有责任提请公共话语产制方注意,强势媒体的消极报道和渲染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吴雪 雷蕾,2015:427),边缘话语叙事应在更宽广的视域下充分考虑所涉群体与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话语分析者在解析公共话语时应肩负社会责任,在揭示公共话语背后各方态度立场的同时,纳入积极话语分析的旨趣,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注释:

- ①又作“句”(gai)。前者例如“崇雨,句于河”,即雨大成灾,乞灵于河神;后者如《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及载肴粮于路,丐施贫民。”
- ②http://society.dbw.cn/system/2014/09/16/055986378_11.shtml, accessed 08/01/2017.
- ③<http://www.guangyuanol.cn/news/newspaper/2015/0303/327563.html>, accessed 08/01/2017.
- ④<http://yule.rmzxb.com.cn/c/2016-07-29/946334.shtml>, accessed 08/01/2017.
- ⑤<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44898.html>, accessed 08/01/2017.

- ⑥ <http://news.hsw.cn/system/2015/0515/250039.shtml> ,accessed 08/01/2017.
⑦ <http://tv.people.com.cn/n/2015/0814/c363018-27463679.html> ,accessed 08/01/2017.

参考文献:

- [1] Andrus J. 2011. Beyond texts in context: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co-production of texts and contexts in the legal discourse ,excited utterance exception to hearsay [J]. *Discourse & Society* ,(2) : 115-136.
[2] Arundale ,R. 2010. Constituting face in conversation: Face ,facework ,and 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8) : 2078-2105.
[3] Bamberg ,M. & M. Andrews (eds.) .2004. *Considering Counter-narrativ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 Benwell ,B. & E. Stokoe.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5] Bucholtz ,M. & K. Hall.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J]. *Discourse Studies* ,(4-5) : 585-614.
[6] Foucault ,M. 1991. *Discipline and Punish* [M]. London: Penguin.
[7] Hall ,S (ed.) 2013.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M]. London: Sage.
[8] Laclau ,E. & C.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M]. London: Verso.
[9] Lave ,J. & E. Wenger.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d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M]. Cambridge: CUP.
[10] Macgilchrist ,F. 2007.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sting dominant discourses by reframing the issues [J].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1) : 74-94.
[11] Martin ,J. 2013.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R. Martin: CDA/PDA* [M].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12] Schubert ,C. 2015. Unidentified speakers in news discourse: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nonymit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89) : 1-13.
[13] Scollon ,R. 2008. *Analyzing Public Discours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4] van Leeuwen ,T. 1993. Genre and field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Discourse & Society* ,(2) : 193-223.
[15] Wodak ,R. 1999.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s [A]. In S. Sarangi & M. Coulthard (eds.) *Discourse and Social Life* [C]. London: Pearson.
[16] 丁建新. 2010. 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 [J]. *外语学刊* ,(2) : 76-83.
[17] 丁建新 沈文静编. 2013. *边缘话语分析* [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8] 戈夫曼. 2009. 宋立宏译. 污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 唐青叶. 2008. 电视民生新闻的多模式积极话语分析 [J]. *外语研究* ,(4) : 15-20.
[20] 唐青叶. 2012. 弱势群体身份表征的积极话语分析 [J]. *当代外语研究* ,(9) : 10-14.
[21] 王玲. 2013. 语言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概念、界定和原因分析 [J]. *外语研究* ,(1) : 42-48.
[22] 吴雪 雷蕾. 2015. 《话语分析与媒体态度》评介 [J]. *现代外语* ,(3) : 425-428.
[23] 姚晓东 秦亚勋. 2016. 边缘话语分析视角下“井底人”的空间身份管控 [J]. *现代外语* ,(2) : 169-177.
[24] 赵芃 田海龙. 2013. 再情景化新解: 元话语视角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4) : 1-6.
[25] 赵胜杰. 2015. 边缘叙事策略及其表征的历史——朱利安·巴恩斯《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之新解 [J]. *外国语文* ,(3) : 57-62.
[26] 朱永生. 2010. 语篇中的意识形态与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论马丁的相关理论及其应用 [J]. *当代外语研究* ,(5) : 25-28.



tics. From the corpus method perspective, we recognize that the marriag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rpus methods has become a trend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Finally, we emphasize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m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to lay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Key Words: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corpus methods; research metho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Impact: A New Challenge for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p.22. REN Wei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SCI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rticl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is field is steadily increasing.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is still minimal. With reflect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research and in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challenging Chinese scholars who try to publish internationally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in term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and academic career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paper offers some ad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scholars, Chinese scholars as a group,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s, in order to arouse other colleagues'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impact;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academic career development

A Cartographic Approach to the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the English “Why+not+NP” Construction p.29. WANG Chengdong & HAN Jingquan

Taking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yntactic behaviors and deriv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why+not+NP”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On the surface, this construction seems to be composed of three independent phrase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we argue that in fact the construction derives from a fully-fledged interrogative sentence whose relevant constituents have undergone an operation of movement and deletion, thus stranding the remnant constituent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both 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On this account, the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the “why+not+NP” construction involves the overt movement of the negative marker not and NP, and subsequent deletion of all the constituents that follow the sequence at PF for the purpose of highlighting the contrastive focus carried by “not+NP”. The proposed analysis can not only provide a principled explanation for the syntax of the “why+not+NP” construction, and it can also be extended to some similar constructions like “why + not+PP” and “why+not+VP”.

Key Words: cartographic approach; movement; deletion; focus; syntactic derivation

Re-marginalization of the Marginalized: A 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Beggars” in Media Representation p.39. YAO Xiaodong & LI Chunyu

The marginalized position of “beggars” bears on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such a dominated group. This study, on the light of the 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 reveals the underlying



discursive ideologies and attitudinal stance by way of analyzing the re-marginalization of this deviant group caused by the improper focus on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ir behaviors. It is also found that media discourse, while moving away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arginalized community, serve as the tool of stance-taking as well as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appeals for the social commitment to and intervention in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from both the discourse producers and the discourse analysts.

Key Words: 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 “beggars”; media representation; recontextualization; re-marginalization

A Cognitive Study of Node Word and Node Effect p.47. ZHANG Ling

The concept of Node Word was introduced to the study of lexical semantic collocation and corpus linguistics by the Neo-Firthian school.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previous studies on node words only emphasized data meaning in processing, and lacked sufficient researches on motivation, processing and func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Owing to these, the role of node words in lexical semantic processing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and valued. On the basis of Sinclair’s extended unit theory and the usage-based theory of lexical semantic processing, this paper has studied the Node Word and Node Effect in terms of motivations, features and func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node word could be holistically processed at semantic level, and its activation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degree of semantic access and the Node Effect in local discourse. Node effect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exical processing and lexical acquisition. The pivotal role of node words in collocation and semantic network construction is beneficial to develop learner’s vocabulary knowledge. It suggests that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s of Node Word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in lexical semantic processing, 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roles of Node Word and Node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Key Words: cognitive processing; Node Word; Node Effect; lexical acquisition

Influences of the Accent Perception on Production in Oral Reading Speech p.55. TIAN Fang

Aiming to find out Chinese ESL learners’ stress pattern and ways to improve their accent production accuracy, this paper takes nuclear accent as the research focus and investigates influences of the accent perception on production by applying two matching experiments, namely accent perception and accent production in oral reading spee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ent perception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influences production and their consistency rate is close to 60%; their interaction is complicated. Correct percepti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correct production and both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Meanwhile, types of nucleus and segmentation of intonation unit are also the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accent production correctness.

Key Words: oral reading speech; accent perception; accent production; marked nucleus; segmentation of intonation unit

On the Influence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on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s of English

